

人文杂谈

重视“湖州版本”再开新篇

刘正武

湖州版本文化是中国版本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其以雕版印刷的精湛技艺、藏书文化的深厚积淀、书船流通的独特模式，构建了著书—刻书—藏书—流通的完整文化生态，创造了中华典籍传承最有代表性的江南范式。

版印技艺与文化的双重巅峰

湖州版本文化的辉煌，植根于其深厚的地域文化土壤。宋初胡瑗倡导的“明体达用”湖学精神，强调经世致用，为湖州学者积极著述、刻书家精益求精、文化广泛传播提供了坚实的精神内核与文化支持。这种学术创新风气与深厚的文化积淀，共同奠定了湖州版印技艺与文化成就走向巅峰的基础。

早在唐五代中国雕版印刷刚起步时，湖州就崭露头角。1917年、1984年两次在湖州佛教建筑中发现了唐五代刊印的佛经，证明湖州与早期版刻文化关系密切。北宋时期浙江是刊印书籍最发达的区域，湖州也是浙江四大刊书中心之一。如叶梦得在弁山石林精舍刊行了《石林居士集》100卷，施元之的刊刻了《五代史》《五代会要》《苏子美集》，赵与筹刊行《通鉴纪事本末》，王永从刊印《思溪藏》，这些“吴兴本”流布天下，享誉后世。尤其是王永从家族南宋绍兴二年（1132）主持刊刻《思溪藏》，全藏达5000余卷，开创大型佛教丛书刊刻新范式。湖州人的版刻贡献不仅限于本土，如南宋湖州人宋伯仁在金华刊印的《梅花喜神谱》，亦成后世珍宝，体现了湖州技艺与人才的广泛影响力。

明代中后期，湖州套印技术将中国雕版印刷推向新的艺术与技术高峰，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闵齐伋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首创朱墨双色套印本《春秋左传》，之后以闵、凌文化世家为代表的出版家不断突破，发展出三色、四色、五色乃至六色套印。闵氏松筠馆刻书铺是推动这场技术革命的核心力量，其成就被学术界公认为继雕版发明、活字印刷之后雕版印刷史上的第三次飞跃。更为重要的是，闵凌刻本在题材上实现了经史典籍、戏曲文学、名家文集的多元化覆盖，凌濛初尤其推动了通俗文学的流通，使精美的套印技术与丰富的文化内容相得益彰。

明代湖州厩舍（今织里镇）闵凌刻本的成功，是商业价值与艺术成就高度统一的典范。闵凌刻本多采用上等白棉纸，运用多色套印技术，成品版面光彩灿烂，视觉冲击力极强。这些精美的刻本甫一面世，即因其艺术价值受到士林追捧，同时其精工细作也保证了商业上的高接受度与美誉度，具有精工细作、文商并重的典型特质。这种市场与艺术的良性互动，直接推动湖州在明代中后期跃升为与南京、建阳齐名的全国三大版刻中心之一。

著述、藏书积淀与书船网络 共建江南流通模式

湖州版本文化的生命力，不仅在于精美的印刷品，更在于其构建了一个由学者著述创新、世家藏书积累、书商流通传播相互滋养紧密联结的完整文化生态链。特别是书船这一独特流通模式，共同塑造了极具地域特色的江南模式。

湖州学者绵延不断的著述活动，是版本文化生生不息的源头。当代学术研究表明，汉末以降到1911年，湖州著述总数达惊人的万余余种，其中至少有二千余种传世。其成就遍及经史子集四部，如南朝武康经学为唐前江南最显赫经学流派之一；《二十四史》中有三部（沈约《宋书》、姚思廉《梁书》《陈书》）为湖州人著述；自宋至清，文字考据学领域湖州学者始终占据重要地位。这种持续而高质量的学术产出，为刻书、藏书提供了丰厚的文本基础，是文化生态链的起点与活力源泉。

藏书是保存典籍、滋养学术的核心环节。湖州藏书传统源远流长，近代学者王国维誉湖州为“藏书之乡”。自南朝始有记载，宋元明清历代绵延不绝，形成了深厚的藏书世家文化。如宋代齐斋倪氏、月河莫氏、竹斋沈氏、程氏、贺氏等均为著名藏书世家。明清时期更是藏书楼林立，声名远播，如茅坤白华楼、沈士南玩易楼、姚翼玩画斋、刘桐眠琴山馆、陆心源澂楼直至民国刘桐幹嘉业堂，构成了一条清晰的藏书文脉。这些藏书楼不仅是书籍的物理容器，更是学术交流的中心，滋养了如潘曾紘、臧懋循、朱国祯、茅坤、茅元氏、董说、严可均、俞樾等著述宏富的学者。藏书世家的存在为刻书提供了市场需求（如复刻珍本）、校勘底本，也为书船流通提供了重要货源，是连接著述与流通的关键节点。

南宋以降，湖州孕育了以贩书为业的书船群体，其活动绵延近八百年，构成湖州版本文化生态链中最具标识性的流通环节，也是其江南范式的核心特征之一。

汉魏六朝至唐五代湖州地域文化积淀深厚，到北宋湖学兴盛、地域文化崛起、文化世家与科举成功形成的浓厚文化氛围，是版本文化最坚实的背景。湖州书商群体常具有世袭性的特征（如清代钱景开、陶正祥、邵良臣及绵延当代的江澄波等家族），形成独特的“书船世家”，其经营活动甚至持续数百年以上，体现了文化传承与商业活动的深度结合。

湖州织里、环渚（古称沮渚）等地的书船群体，构建了覆盖京杭运河等水路要道的专业化流通网络，形成“浮家贩图史”的特色产业链。俞樾的诗句“湖贾书客各乘舟，一棹烟波贩图史”，生动描绘了其行业景象，印证了湖州书船在中国古籍流通史上持续八百余年的关键作用。其影响力之大，乃至乾隆帝亲自点名要求地方官员向湖州书船群体访书。湖州书船群体是中华文化史、学术史上最低调却贡献卓著的典籍流通力量。

书船业者拥有基础的版本鉴别能力，为其经营活动提供了专业保障。他们通过舟换新卷等方式，大量收购旧家散出的藏书并转售，客观上成为文化劫难后典籍保存的重要渠道。文献记录湖州书船群体与朱彝尊、王鸣盛、翁方纲、黄丕烈、赵翼、孙星衍等学术大家密切互动，促进了珍稀秘籍的流通与学术信息的交流，也催生了湖州书船业者走出湖州创办如五柳居、文萃堂等百年老店品牌。他们有效地连接了文化生产（著述、刻印）与文化消费（藏书、研究），为宋末以降中国学术文化的演进与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献支撑与流通动力，是“著一刻一藏一流”生态链得以循环畅通的关键枢纽。

创造创新“湖州版本”未来

湖州版本文化是记录湖州文明演进、承载历史记忆的综合系统性文化形态。其内涵贯穿于学者著书立说的创新活动、刻书者精益求精的技艺追求、文化世家世代相承的典籍收藏、书船群体沟通四方的智慧经营等全过程中。其深层逻辑植根于湖州地域文化的发达与绵延不断的文脉传承。具体表现为学术新秀不断涌现推动的著述创新风气；对版刻图书质量近乎极致的执着追求；大量藏书家、文化世家汇聚形成的知识渊藪；以及中下层文人投身书业（书船），实现文化理想与商业活动的融合。

湖州版本文化既有有形的传世珍本作为物质载体，更内蕴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崇文重教的价值取向、开拓创新的流通智慧，以及文商交融的江南人文气质。

“著书立说—雕版创新—藏书传世—书船流通”四维一体的湖州版本文化，深刻诠释了湖州文脉生生不息的内在机理与运行范式。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激活传统、增强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

在国家高度重视版本文化（如建立国家版本馆）的背景下，湖州应高擎“版本文化”旗帜，整合资源，系统推进展示（如设立“湖州版本馆”）、研究（支持专项课题）、文创转化（尤其数字化产品开发）及市场推广（品牌营销）。应借鉴扬州、成都等地利用湖州版本元素进行文创的成功经验。

关键在于将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融入当代。将宣传展示与文创经济紧密结合，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推动建立文化创新的湖州“实验室”，鼓励数字技术赋能（如AI辅助版本鉴定、虚拟修复）、促进文创产业跨界融合（如“版刻+时尚”、“典籍+游戏”元素）。依托“版刻+文旅”IP，塑造湖州文化品牌，构建“活态传承”体系，让深藏湖州典籍走出深闺，融入现代生活，创造更大的文化市场空间。结合湖州丝绸、茶文化等地域特色，开发主题研学路线（如“版本文化+丝绸之路”、“典籍中的茶韵”），丰富文旅融合内涵。

紧密结合学术前沿与文化市场需求。重点方向包括持续推进湖州珍稀古籍版本的数字化及市场化应用路径；建立“湖州版本知识图谱”和“湖州版本数字系统”，为学术研究、公众教育和产业发展提供强大数据支撑；深入研究书船群体的社会网络、经营模式及其在知识传播史中的独特作用；持续挖掘湖州版本文化与江南乃至中华文明演进的内在关联。持续深化湖州文化文化研究，尤其应发挥高校主力作用。

湖州版本文化是湖州历史文化资源的“金名片”，具有强大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基础。打出“湖州版本文化”的旗帜，可以进一步扩大湖州文化的号召力、影响力和市场参与竞争力。



探故寻源

陆士虎

9月10日，南浔区举行了北大原校长张龙翔故居的揭牌仪式，想到笔者自己创作的《生命的烛光》一书不久前荣获中国第十届徐迟报告文学奖，倍感欣慰。抚今追昔中，也勾起回忆，重温1992年张龙翔生前唯一一次故乡纪行，更充满了缅怀和追思之情。

1992年10月6日，天高云淡，秋阳格外灿烂。应邀参加湖州市技术经济洽谈会的张龙翔和夫人刘友锵，由湖州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一名干部陪同，回到了阔别55年的故乡——南浔镇，受到了镇领导和老同学的盛情接待。

故乡之于作家，就像脐带之于婴儿。哪个作家笔尖最初流淌出的文字缺少了故土营养的滋润？南浔籍著名作家、诗人徐迟在他的长篇自传体回忆《江南小镇》一书中用66个“水晶晶”来深情地描绘他的故乡，如今，水晶晶的南浔不仅成了各种媒体的关注焦点，而且多次上了央视的屏幕，报刊的头条。“水晶晶”似乎已成为故乡的代名词。

张龙翔1916年出生于南浔，从小在南浔长大，在南浔读书。1930年秋，他14岁时离开南浔到上海读书，就很少有机会回故乡了。但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一直怀有深深的情感。据北



张龙翔夫妇在张氏老宅前留影

京章庆权同乡回忆，1984年底旅京湖州同乡的聚会上，当时张龙翔因公事繁忙，刚从美国回来，略作休息就赶到会场。此时会议已经开始，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同乡招呼他到主席台就坐，但张先生抱拳向大家致歉后随意坐在台下空位上。席间他发言，期望家乡振兴经济，重视教育。他说南浔、乃至湖州历来人杰地灵就是一贯重视教育的缘故，言辞十分恳切。会后他与同乡们一一交换了通信地址，“欢迎大家到北大来！”

章庆权同乡还回忆说，张龙翔生前非常关心故乡的教育事业，对母校和老同学一往情深。他曾受湖州市教委和南浔中学委托，请张龙翔先生题词。前者是湖州中专建校，他题了“培育科技人才，振兴湖州经济”；后者是母校南浔中学70周年校庆，他题了“培育人才，造福南浔”，为此他都写了好几张，反复挑选后亲自到邮局寄出。浔中题词因他患病复查，略为耽搁了一些时间，

茗上漫笔

丹枫

笔者在湖州九八医院（现陆军第72集团军医院）先后待了约十年光景。记忆中，湖州有“四大小吃”：丁莲芳干张包的鲜，震远同玫瑰酥糖的甜，诸老大粽子的糯，周生记馄饨的滑——这“四大小吃”，如同千年菰城的时光流转，堆砌出我十年青春里最温暖的记忆。

“丁莲芳干张包子”是我的最爱，这湖州“四大小吃之首”的名号，早已被湖州人刻进日常的味蕾里。清光绪四年（1878），湖州菜贩子丁莲芳以新鲜猪肉、干张为原料，裹成长枕形干张包子，配丝粉，名曰“干张包子丝粉头”，沿街肩挑叫卖。干张薄而韧，裹得方方正正，宛如玲珑玉枕，内里藏着猪肉的丰润、笋干

副刊 | A08

少小离家老大回

——忆北大原校长张龙翔1992年故乡行

几次打电话和写信要章庆权转达他的歉意。

人们常说，有一种深厚的记忆，叫乡情。天下游子哪一个没有怀乡之情的困苦？亲人可携行，但乡情不可以携行，唯有回到这一特定的环境，方能体会这一种乡情、乡音、乡趣和乡愁。张龙翔对于湖州、南浔，最关心的话题依然是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回乡前，他出差德国时带回一把多功能的精制小刀，十分喜欢。考虑到湖州有传统的金属加工工艺，可以模仿和改良这种小刀，于是就把它送给湖州有关部门参考——一把小小的刀具，萦绕着游子的一片拳拳爱乡之情！

话说那次回乡，76岁的张龙翔一踏上故土，精神矍铄，步履敏捷，依然说一口地道的南浔话。他显得十分兴奋，有说不完的话题。他说：“离京前我打电话给屠守锷（火箭技术和结构强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约他一道来。因为正要发射卫星，他说这次不能来了。”

张龙翔携夫人刘友锵穿过南浔古镇熟稔的大街小巷，兴致勃勃地游览了江南名园小莲庄、嘉业堂藏书楼、江南至今保存完好的沿河民居百间楼和江南皮货市场。那些留下他少年时代身影足迹的地方，那些久违了半个多世纪的梦境和温馨，犹如那百年佳酿，点点滴滴，勾起了他一串串美好的回忆：

“南浔是美丽繁华的江南名镇！”“南浔的变化真大！”“我不认得故乡了！”

尔后，张龙翔和夫人就沿着頔塘运河走到南浔镇马家港，专程拜访了陆庆淦老师。陆庆淦是张龙翔当年南浔中学1930年初中同学，后来陆庆淦在南浔中学任教几十年，一直到退休。中午，陆庆淦请张龙翔在家里品尝了家乡土鸡、淡水鱼、虾和绣花锦菜……彼此仿佛有说不完的旧窗情。张龙翔对陪同的干部说，自己是南浔中学第三届毕业生，这届毕业生总共才六七人。除张龙翔外，还有徐舜寿（徐迟之弟，中国飞机设计的一代宗师）和桂雪如（当时两人均已故世）、吴唯一（香港）、蒋新华（上海）、史敏言（安徽）、陆庆淦（南浔）。张龙翔清华大学毕业后，考取庚款留学生原拟去英国留学，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改为留学加拿大，后又留学美国。回国后不久在北大任教。1981年继周培源后任北大校长，后来为中国生物化学学会理事长，并继续担负着培养研究生、博士生工作。他说：“南浔是生我养我的故乡，我是喝着浔溪水长大的。我过些时候不带研究生、博士生了，要多回来几次。”

下午，张龙翔夫妇特地来到北庄家弄7号旧址，寻访“张丰泰”老家祖居。当他和夫人跨进沉重的石库墙门时，抬头又见那砖雕门楼上象征家风厚重的题辞，仿佛回到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原来约定和他的堂弟张继堃（小名鼎鼎）见面，当他穿过一进

楼厅后，情不自禁地连声高呼：“鼎鼎！鼎鼎！”可惜由于约定时间临时变动，未能与鼎鼎见面。但当他走进第二进石库墙门时，眼前霎时一亮，看到二厅正中的那间自己住过的楼房，他激动地说：“是这间，是这间，我记得的。”他驻足在二进石板铺设天井里，看见石凳依旧，宛如孩童似地笑说：“小时候，我常和家庭的兄弟姐妹们在这里玩捉迷藏，我就躲在这石凳后面。”

“来，龙翔！我们合个影！”

“好好好……”

他和夫人友锵满怀深情地坐在石凳上，

随着“咔嚓——”一声，相机留住了这一珍贵的瞬间。

张龙翔徘徊在老家祖居，徘徊复徘徊。他在惆怅中寻故觅旧，凝视着正厅后面东侧的颇有些西洋味装饰的小洋房间，眼前仿佛闪现出当年一幕幕的生活镜头；他回忆起小时候与屠守锷一起背着书包蹦蹦跳跳上学的情景，不禁浮想联翩，如果两人一同来感怀这百年老宅里淡淡的乡愁，那该是多么诗意的瞬间！他驻足在后进的砖雕门楼下，凝视着门楼上镌刻的“莼鲈遗韵”四字，仰望院外的天空，给夫人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西晋张翰思乡的典故，也表达了自己无尽思念的心境。

笔者在《南浔通讯》（镇政府主办）上看到有关张龙翔回乡的消息，已是当年10月20日了。我即去外婆家找继堃舅舅（鼎鼎）。继堃舅舅说：“龙翔是应邀来湖州的，顺便到南浔转一转。我来不及通知你们，实在非常抱歉。本来他与屠守锷相约一起返乡，由于屠守锷有要事而未能如愿。但那天按约定时间我在南浔镇政府大院等他，他却直接到北庄家弄7号寻访老家，结果也未能碰头。”我很遗憾未能与龙翔舅舅见上一面。也许是人生无缘，他从1937年冬离开故乡后，只有这一次返乡的机会，真让我遗憾一辈子。

1995年，龙翔舅舅的长子元凯曾来过南浔。当时笔者在南浔经济开发区宣教部工作。因为接待元凯的同志不了解我俩的亲戚关系，所以彼此未能见面。事后，那位接待的同志也不免遗憾：“真是对不起，我在南浔开发区管委会三楼接待元凯，你就在底楼宣教部办公，可偏偏错过了良机。”此时，我得悉龙翔舅舅不幸患了癌症，非常思念家乡。据说元凯是来南浔为父亲看坟地的。倘若龙翔舅舅的骨灰真能送回老家，魂归故里将了却他一生魂牵梦萦的心事了。

1996年7月，笔者母亲还与龙翔舅舅通过电话。

母亲说：“听说你身体不大好？”

龙翔舅舅回答：“现在身体好多了。”

“我没有时间，空点给你们写信。”



修复后的张龙翔故居

“趁我还健在，你们有空到北京来玩。”

母亲还为我外甥甥甥考大学与他联系过，不久就收到了他寄来的书籍和资料。

1996年9月10日，北京章庆权同乡去北大张龙翔家祝贺教师节和他八十寿诞。他很高兴，送给章庆权《八十回顾》一文，回忆少年时代在故乡的生活，低声吟唱南浔中学校歌，沉浸在当年报国寺宿舍的欢乐遐想中。他还对章庆权目前的工作十分关心，提出了不少中肯的建议。临别时，一再表示，感谢家乡南浔对他的关心和厚爱！

1996年10月28日，南浔张氏老家的继堃舅舅突然收到了他逝世的讣告。讣告上写道：“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和教育家、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北京大学校长、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民盟盟员张龙翔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1996年10月24日11时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但当时赴京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已经来不及了，继堃舅舅叮嘱我以他和我的名义发一唁电。

我虽与龙翔舅舅生前无缘一见，但我总觉得他还活着，离我们并不遥远。我在无尽怀念中久久地凝视着照片上的龙翔舅舅，仿佛看见他正注视着诗与远方，注视着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的北京大学——他倾注了一生心血的地方。恍惚间，他慈善的微笑，他深思的目光，透露出他的性格品质；他修长的身材、深邃的目光、戴着眼镜的形象铭刻在我的脑海，在我的心里永恒；他是挺拔的潇洒的、亮丽的自然的，真情的朗朗的。

现在，可以告慰于龙翔舅舅的是，2014年，元凯夫妇与我相逢于南浔纪念著名作家、诗人徐迟诞生百年的座谈会；2021年4月19日下午，经中共南浔区委统战部牵线搭桥，南浔“七十二小金狗”之一“张丰泰”大房、二房（东、西厢房）后人十余人在家乡碰头，一起参观了南浔中学，并在校园的张龙翔雕像前合影。次日早晨，大家又一起到“张丰泰”老宅问祖寻根，接受了电视台记者采访，还参加了南浔区“象牛”侨贤后裔故乡行暨浔“迹”乡贤叙事项目启动仪式。听张家老辈人讲，不知什么原因，“张丰泰”祖宅大房、二房（东、西厢房）抗战以前就不大往来的，但砖雕门楼上象征家风精神的“和气致祥”四个大字历经岁月的磨练，沐浴着新时代春天的阳光雨露，依然薪火相传，至今又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张丰泰”老宅已经政府修葺恢复如初，并作为南浔名人、北大校长张龙翔故居布展开放，成为江南古镇南浔亲子游的一个亮丽的窗口！

记忆中的湖州味道

的清脆，还有开洋碎屑点缀的鲜美，汤浓汁鲜；丝粉白而粗，久煮而不糊，柔软而可口。特殊的造型、特殊的口味，成为对湖城的特殊记忆。

当时常到两家店吃丁莲芳干张包子，一家在湖州市中心医院隔壁、湖州市国际大酒店对面，这是一家装修得古色古香的店面，排队的人特别多，只有周末才有时间去排队品尝，虽然队伍很长，大家却心甘情愿等待。那里的干张包确实味美，粉丝Q弹爽滑。另外一家店面在原九八医院附近，潮音宾馆隔壁，店面玻璃门上“丁莲芳”三字，总被晨光和晚霞镀成暖金色。

因为离单位近，我经常在傍晚时分去潮音宾馆隔壁这家干张包子店吃晚餐。已经非常熟悉的服务员大姐每次见我便笑，然后

朝后厨扬声：“两个千张包，加粉丝，一盘鸡爪！”我喜欢坐在窗边，看对面中学的学生奔跑着掠过街角，看窗外的霓虹灯招牌在黑暗的天际闪耀。千张包端上来时，蒸汽氤氲着，香气先一步抵达鼻息。千张包咬开的瞬间，汤汁轻涌，得小心吸吮，再细嚼那混着笋丁和开洋的馅料，最后将吸饱了胡椒汤汁的粉丝吮溜着吸入口中。鸡爪卤得极为妥帖，轻轻一嚼便骨肉分离，卤香漫过唇齿，连思绪都染上八角的温香。

湖城的岁月，除了丁莲芳之外，口袋里常备着震远同的玫瑰酥糖，红纸轻裹，稍稍用力便碎成落英缤纷；芝麻香与玫瑰甜交织，含化在口中，连言语都染上花香。端午前夕，诸老大的粽子总要排起长队。肉粽里的肥腴化

在米中，蛋黄粽的油香浸润着每粒糯米，趁热咬下，烫得呵气也不舍得停下。冬日深夜加班后，总要去周生记吃碗馄饨，馄饨皮薄如绡，似乎能窥见里面馅料，汤面撒着翠绿葱花，连汤带馄饨吃下，整个身子便温暖了。

离开湖州后，偶尔应邀到湖州参会，总要到千张包子店吃一碗千张，点一盘鸡爪，那添了笋干、加了开洋的千张包子依然是当年的味道。多年后，突然发现，湖州的味道，从来不只是舌尖的百味。它是丁莲芳蒸笼升腾的雾气，是震远同酥糖落下的碎屑，是诸老大粽子渗出的油香，是周生记碗中荡漾的热汤——这些味道将我的十年青春、菰城的无数晨光，与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温暖岁月，细细包裹成生命里最珍贵的滋味。